宋元學案

潛庵學案表

- 輔廣 晦翁東萊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玉山三山黃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豫章橫浦三傳 涑水二程榮陽了翁烏山和靖四傳
  - 黃槐 父沅
    附師葉師雍
  - 朱鵬飛
  - 余端臣
    - 王文貫
      - 汪元春
        - 徐天錫
        - 徐天彝
        -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 黃奇孫
        - 李齊
        - 王晃
      - 汪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 韓翼甫
        - 子性

夏綦亨

龔子忱別見清江學案

陳普

韓信同

王醇翁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珙

鄭巘

楊琬

黃裳

任士林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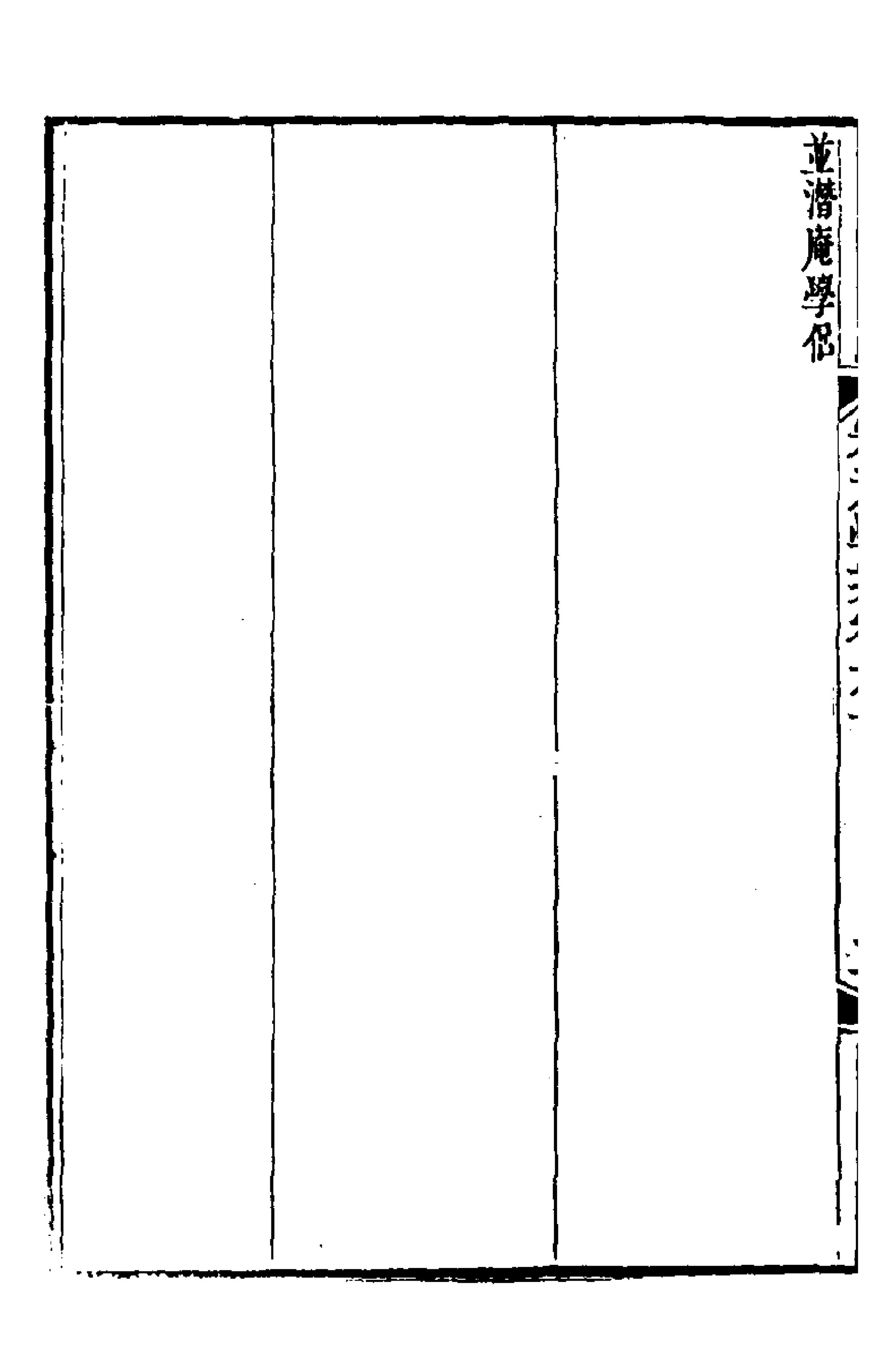
劉敬堂——熊禾——董貞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寶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輔萬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並潛庵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州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尚詳盡第輔氏之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為校正

朱呂門人　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逵字彥達南渡隸

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聞學于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閒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枏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雜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于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即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于是非

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董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羲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于崇德退而攷于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附出他書者爲輔潛庵傳

宗羲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業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頑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

燔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于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叅元定既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倘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耶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尙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于曾子而有小德出入之

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饜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于言下局促鑿淺

羞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于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

多幸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横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

狂者于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于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于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于剛毅墨氏資質偏于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

流于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尙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于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 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

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繆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于小序傳會于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于前復備論詩序辯說于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于彝倫也哉

宗羲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陳后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遠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

東尙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遠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李汪三傳

文清董槃堂先生槐父兀附師葉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兀怒而噎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顧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于兀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唯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

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濮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輙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因劾丁大全袁侯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即發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進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㢊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

附錄

方文正孝孺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于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

余氏門人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眞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號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于輔氏梓材案先生學出于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于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貫文詞不急祿仕眞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著

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忼性

劉敬堂先生口

劉口號敬堂口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劉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

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日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于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

爲文一主于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尙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遺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諡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于朝諡莊節然攷之元史爲先生請諡者月魯不花也則黃氏誤節史文矣此傳作私諡亦誤先生高祖膺冑始居越蕺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廝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于永樂大典中見其集修

韓義行先生伉 別見清江學案

怡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尙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怡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闢門授徒蹄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聘講鰲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于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于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閒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于氣而則與性卽太極之各

具于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于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明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同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嘗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

體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知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即太極太極即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圖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即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關作兩箇只是

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中〇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既成則形感之生散爲萬殊猶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愛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

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嘗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 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恐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于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邪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邪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于今猶夜行耳

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耶非耶可有耶不可有耶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爲幟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屛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于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于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遂于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譔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又曰子夏之言

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騖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于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邪孟子註中

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縣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誌先生嘉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寧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旣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旣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豐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郷築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皋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攜此則先生之梗槩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輩學侶也

教諭黃蕙庵先生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 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于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于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于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 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

別東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鰲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于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于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于六經祇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裒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于火今所傳者易義大

學講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奬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于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幽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鬭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偸薄綱常埽蕩前修

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

也遺言緒論必倘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送詹君履學正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供于雲谷之陽蘆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乃卻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

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厝齋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

郡志西山眞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予其有以敎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文公者乃偕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

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于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朱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于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于二程皐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

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緜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支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于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間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愼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于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于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

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於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

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于煩乎日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于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犬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

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閒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閒耳目倘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肸蠁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晳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

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為貨遺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于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捨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

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
而荀楊輩儼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
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
典泝其淵源豈無倘有攷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為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操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大三山郡庠亦為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
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
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
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
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于人情豈

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于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當記荊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楊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會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閒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楊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誕後

又夤緣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願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于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或謂顔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顔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顔孟東坐西向王安石

介于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后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攷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郕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禮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鎭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

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歉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攷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慊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

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尙有當
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
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
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
疑出于漢儒專門之傅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
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
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
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
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
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
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

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逮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蔵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係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敎化本原一正于

上四方其有不風勵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來于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以上祀典議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涬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

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擬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荊豫梁雍以此底績彌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于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漸開創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

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盡萬世之功也 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遯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覩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嘗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眞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氐羸病癈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汪氏門人 李汪六傳

鄕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 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于鄞先生與弟天彝皆

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溪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

莊節門人恂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尙書度曾孫也師事兪浙后余亨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蚓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

誠撥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為其所害先生嘗學于韓莊節性及為御史以性行義上聞于朝會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即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案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 附門人王[illegible]翁

楊先生琬合傳

黃先生裳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目未興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于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衆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

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己問孔孟所答爲己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于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邪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于性善之與萬物一原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禧翁字馬山其塌也曰黃

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道著

不知孝弟為仁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為孝弟之本便不識性

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

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訓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于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敬堂再傳

董先生真卿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實

安寶字子仁本姓袁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邃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 補

古遺門人 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慼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 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于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 補

鄉舉林先生文珙

林文珙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轙

鄭轙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于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轙不知何所人亦見棃洲序目梓材案萬山未查福建通志故云不知何所人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終